

我每年都会打个电话给唐老师,问候问候她,她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,也是语文老师。我们是一九六六年毕业,可是六年没毕业,到我们搞文化大革命,到六八年才毕业。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我们没有课堂没有老师,所以唐老师不在我们面前,我们也不在她面前。那两年,她的学生们几乎统统“昏天黑地”,黑五类昏天黑地,红五类看上去飞扬,其实同样昏天黑地,幸亏她都没有看见,要不然很尴尬,是站在红的一边,还是站在黑的一边,这些小孩十二三岁考进这所学校,成为她的学生,几乎个个可爱,可是现在红的红黑黑,红的在黑的面前跺脚、呐喊、嗷嗷训斥,黑的连进教室的资格也没有了,惊恐地在走廊里兜来兜去,同病相怜地缩在走廊尽头堆放扫帚拖把的楼梯房门口,想像着如果自己也是出身红五类有多好,想着自己的长辈、亲戚

祝福

梅子涵

中有的是工人、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,最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,和进村的鬼子肉搏过,打得只剩下一条胳膊一条腿,而且后来还英勇地渡过长江,占领南京占领上海,解放全中国,我就这样搜肠刮肚想过,可是后来知道,就是找到也没有用,只要你爸爸打倒了,哪怕你妈妈还是红的,你也已经黑了。那时候不但是老子反动儿混蛋,而且是“单亲”可以决定一切,逻辑没有了。哈,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玩的。

有好多天,我们几个黑五类,可怜地坐在楼梯房门口,没有任何希望地说着废话,等候上午过去,等候下午过去,恍恍惚惚地好像一生也就是会如此过去。那时候,如果唐老师看见我们,她会说什么?她敢摸摸我们的头说“孩子们,会过去的”吗?她难道能知道,这一切会过去的吗?我们的老师,那时其实比我们更暗无天日。

网拍之乐

张昌华

吃养老金多年的我,最近恋上“网拍”。我是属动嘴不动手的科盲族,只能坐镇幕后。有鉴此前曾请友人代劳没有盯紧,坐失宝物(巴金签赠林默涵的《随想录》)的教训,太太为我置办了一张专用“网拍”的银行卡,预开了网上账户后回到家里,两人忙着往网银上充值。太太打电脑,让我持卡报账号。在卡号一长串数字中我居然报出一个英文字母“E”,太太诧异,一把夺过我手上的卡验证。原来是我不小心把卡拿倒了。所谓“E”正是阿拉伯数字“3”。说来脸红,活了这把年纪,我还没有摸过银行卡。太太的



正好那天孔夫子旧书网“保真专场”在拍一幅已故女画家吴青霞的“鱼戏图”。画幅上款还有受者名字,我不介意,只觉得画作除写意吉祥外,几尾嬉戏的小鱼鲜活灵动,清雅怡人,实在可爱。那是三天拍卖时限的最后一小时。卖者为聚人气,起拍价一百元,加价幅度二元。地摊生意,犹如在小河沟里比赛捞小鱼小虾。我指挥儿子上阵时,刷新价是六百六十元。我注意到这个价位凝固在此已有十数小时。儿子问我心理价,我说一千元。谁料最后半小时引发一场血战。

自我们拍马上市后,有三位拍友尾追不舍,价位扶摇直上,直蹿到一千元这个节点,他们才陆续退去。我窃喜,满以为稳坐钓鱼台了。谁知此时天掉下个名为“龙头”的竞争者与我对阵。千元底线已被击穿,儿子电话问是击鼓进军还是鸣金收兵?缘我实在喜欢那几尾小鱼,还有对吴青霞、陆小曼、李秋君等民国女子书画社幕后故事的兴趣,下令“追!”

双方胶着,都是小步前进,二元一档。价位到一千二百元时,“龙头”不再抬头。荧屏上倒计时小钟一蹦一跳已近尾声,我以为可以收竿了。正在洋洋自得时,突然杀出一匹黑马“舍我其谁”横刀夺爱。来者不善,双方交替时而“出局”,时而“领先”。数十番争斗后,也不知咋回事,价位一下飞到1800元。未等儿子问进还是退,我冲着话筒对儿子吼:“今天我要做爷!”双方先是“常规”竞拍,后改为设心理价位请网主“代理”。不论对方是蹦是跳,我们始终以高他二元请他出局。当价位上升到1812元,“延时”剩下最后一秒钟,“舍我其谁”未再露面,其谁者,我也!那几条可爱的小鱼,终被我囊入兜中。平生快慰莫如此。

我兴奋得神经质般鼓掌相击,疾呼:“我终于当了一回爷!”太太回应:“你是老夫聊发少年狂!”殊不知快乐就在“发狂”中。

今年5月3日是我的祖父裘沛然先生辞世2周年的纪念日。祖父离开我有2年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他丰富扎实的理论学养,救人无数的临床实践,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,善诗能文的艺术才情,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,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。作为他孙儿辈中唯一继承其学术经验的我,回忆起祖父对我的教导和关怀,历历在目。

当初我报考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时候,祖父曾问过我,“你真的决定学习中医了吗,学医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,它需要吃苦耐劳且想入不敷出,更需要一辈子的付出,你要想清楚。”听了祖父的话我对医生的职业有了心理准备,仍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上海中医药大学。在课余时间,我便在祖父的指导下攻读各类中医经典著作,他对我学习要求十分严格,如要求我熟背汤头歌诀、药性赋等经典,还时不时会问我一个方剂的组成及配伍,教我在临床上如何变化应用等等。某日,有一病人就诊,在诊完病情后,祖父嘱我以半夏厚朴汤及良附丸方,当药方交到其手中,发现有一味中药药方错,祖父不顾旁边有多位病人在,对我严厉批评,“那么基础的一张方剂都背错,实在不应该,你过后给我抄五十遍方歌”,顿时我脸色



裘世柯

怀念祖父裘沛然

通红,深感羞愧。病人走后,祖父语重心长地说,“你现在在我这里学医,总比以后做了医生在外面学医好,一定要老老实实打好基础。”祖父的这番话将永远铭记在我心里,我懂得了基础十分重要,根深才能叶茂。

祖父喜欢下象棋,工作之余会和朋友下下棋,以此作为一种休闲养性。我则时常坐在旁边观战,同时也慢慢学会了下棋。他老人家从让我下马、炮开始,随着我棋艺逐步提高,最后可以“公平”地和他对战了。甚至偶尔也能赢他两盘,这使得我的自信心满满,难免有轻敌的

时候。记得有一次和祖父对弈过程中我起先很顺利,后来变得不顺,局势在不断地逆转,最后崩盘了。我输得很窝囊,心里不服气,要求再来一局,但还是同样的结局,当时我的言谈表情中流露出不服气的样子。祖父看到了我这一现象就对我说,“输了棋要找找原因,加以改进,要沉着应战,要胜不骄,败不馁,越挫越勇,要学会反败为胜,你心浮气躁,焉有不败之理。吃过饭后你要写一篇作文,题目就

是我们曾经的课堂里共同的聪明和自豪。忘记“文革”时的红与黑吧,我们是同学!

唐老师当然知道我现在是作家。她在电话里说:“你以前作文就写得很好的!”

我说:“哪有啊,唐老师,我以前写作文你从来没有讲评过!”

我小学写作文没有被老师讲评过,中学也没有被讲评过,虽然我总是认真写。不过初二的时候,有一次唐老师讲评作文,突然出现了我的名字。

那一次的作文题目是《记一次运动会》。区中学生运动会刚开过,我在初中组六十米决赛中遥遥领先获了第一名。我在作文里自以为生动地写了我的比赛,可是唐老师没有讲评我的,而是讲评了俞敏的。俞敏是教授的女儿,上学骑一辆辆自行车。她在作文里写道:“梅子涵跑着跑着像一只苍蝇一样飞了起来!”大便便疯笑。唐老师知道大家误会了,转身在黑板上写下:苍蝇。俞敏是说我像苍蝇一样飞起来,不是苍蝇。

这件事唐老师也不记得了。

但是我都记得。我也感恩。也感激我的女同学俞敏。

我是不懂记恨的。所有的故事都是美好人生的一个部分。记住是为了美好。

此文也献给唐老师,今年她八十岁。祝她美好!

那是四月还是五月的一个下午?离开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正式混乱地开始没多少日子了,我还在教室里煞有介事地做题目,准备参加中考。唐老师在教室里召集工农子女开会。他们坐在教室左面的那一半,我的座位在最右面一排的倒数第二个。我不知道他们要开会,所以想逃也来不及。那时候不逃会羞辱,逃好像更羞辱。

因为没逃,所以就听见了唐老师的话,她说到了我。她说,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,也有他们的长处,比如梅子涵同学,他家里有好多书,他把家里的书拿来捐给班级图书馆……别的话我都不记得了。我记那么多干什么,我记住这几句话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唐老师是看见我坐在那儿才这么说的,还是本来就要这么说。反正那个下午就成了我的阳光下午,自豪下午,头可以抬起来的下午,记忆至今的下午。那个下午,唐老师其实已经提前摸了我的头,温暖地对我说:“孩子,你家里有书,你心里也会有很多书,你应该有信心!”

唐老师说,这件事她

不记得了。

黑五类里最英雄的同学是戈迺锐。她聪明异常,成绩是班级最好的之一。不过“文革”一到她就“太阳下山”了。可是她毫不胆怯,聪明的头一直昂着。后来全班同学去崇明农场劳动。红的黑的都去。劳动的时候红黑也分开。大家都认真地摘棉花。黑的想让自己天生的黑渐渐变红,红的想让自己天生的红越

来越红,这些本质上都很革命的小孩,就这样在长得稀稀拉拉的棉花地里从早摘到晚,愚蠢着,昂扬着,说不尽的悲哀着,而且肚子里叽里咕噜地叫着。那个糟糕农场的食堂里,吃的就是青菜萝卜干。

可是这天晚上,突然听见戈迺锐在和红五类吵。那个声音嘹亮,气宇轩昂,口齿伶俐,语言流畅,让我惊奇得目瞪口呆。那时,我几乎还是一个不怎么说话、敢说话的老实傻瓜。

我没听清他们吵什么,但我永远记得她的嘹亮、轩昂、伶俐、流畅。戈迺锐的太阳不会下山。

我告诉唐老师:“戈迺锐去世了。”

唐老师轻声说:“我知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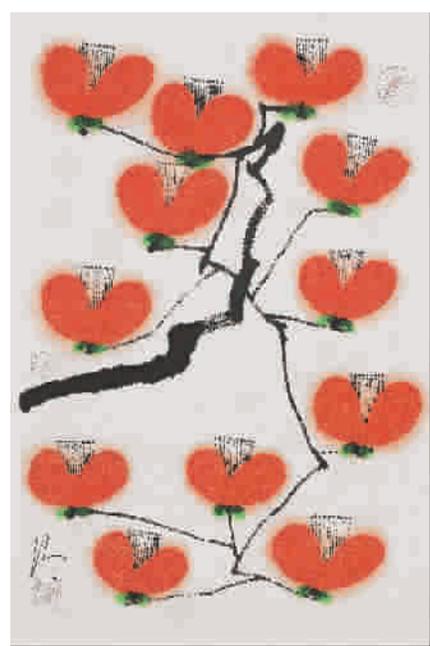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这个可爱的同学去世的时候,我不在国内,所以没有去送行。但是一直都想念。我们所有的同学也都应该想念她,她是值得我们想念的,因为她

不记得了。

叫“为什么我会输棋”。从此我逐步明白了,祖父不仅在教我下棋,更是在教我做人。

祖父精研岐黄之学,深通历史、儒学、诗文,同时高度重视和评价现代医学,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,要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,要求我精通西学,并希望我熟练掌握英语,把传统医学的精华走出国门,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。受到他的鼓励之后,我决定远赴英国留学。出国前夕,祖父亲手为我写了座右铭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。我把它带在身边去了英国。在那里我没有忘记祖父对我的希望,向当地人士介绍中医药知识,使很多人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,不少人还有前来中国学习的意向,这让我十分地自豪。现在这墨宝压在了我写字台的玻璃下,每天我坐在写字台前就可以十分醒目地看到,以此激励我不断奋进。

祖父很少给我讲大道理,但他对我的教育和影响都是渗透在生活中很多具体的事情之中,他的一言一行本身就对我是一种教育。如今我学成归来,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继承好祖父留下的宝贵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,同时我也要向我的导师以及前辈老师们和我的父亲好好学习,接好中医的班,发扬光大中医药事业,我想这也是对祖父最好的一种纪念吧!



君自故乡来, 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 寒梅著花未。

画说唐诗

杂诗 (唐) 王维

绘画: 陈家泠

有研究证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,如果她(他)有姐姐的话就不太会感到沮丧、悲哀、忧郁,觉得“没有人爱我”等等。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,但问题在于,为什么是“有姐姐”而不是“有哥哥”会使你更幸福呢?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:相比男人,女人似乎更善于交谈有关情感上的问题。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。试看下列:某男和一位刚离婚的朋友交谈了一整天,回家后妻子问他那位朋友如何应对离婚这件事,某男说他全然不知,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谈及离婚一事。妻子责备他,认为这位朋友亟需谈谈自己的问题。但专家们却认为某男做得对,因为“在一起谈话”本身就是安慰,是对朋友的另一种慰藉方式,而贸然问起“离婚”一事反而勾起朋友痛苦的回忆,一味说些安慰的话又似有显示己方“优越感”之嫌,效果适得其反。

一位心理学专家最近报告说:她家的狗死了,兄弟姐妹互相打电话告知,姐妹们的电话交谈都说到非常想念狗;而那位兄弟电话中仅仅向各位姐妹表示了关心,没有谈及自己的感觉。那位心理学专家了解她的兄弟对狗的死同样感到悲哀,仅仅是没有说出来罢了。他打电话的意图和姐妹之间通电话的意图、目的是完全一样的。于是,她的结论是:之所以说“有姐姐更幸福”不在于谈话的内容,而在于谈话本身,在于把想说的说出来。

倾诉之必要

周炳揆



子涵夜话

子涵夜话



夜光杯

现在看来,或许这种音乐普及的形式直白而简单,但还是有一代人因为“星广会”而走进音乐世界,也让很多年轻人知道,音乐世界不仅是“柏林爱乐”、“金色大厅”、“英雄交响曲”、“帕瓦罗蒂”,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事

穿过菜场弄堂抵达音乐厅

王晨

情,这些美好可以让人忘记忧伤和苦闷,获得安慰和勇气。“星广会”的观众遍布各个阶层,有喜爱音乐多年的中青年,也有带着孩子来接受艺术洗礼的夫妻,即便是那些涉足音乐圈颇深的爱乐者,也会因为某位音乐家的出场而欣然前往。20多年前初登舞台的那批小琴童,现在多已成为崭露头角的音乐家,“星广会”也是他们的第一块舞台,多年后回到这块熟悉的舞台,当年的青涩与慌张历历在目。

十日谈

我与“星广会”手艺人, 责编:徐婉青